

Yi
Xiao

【女儿当自强】

疾风白雷万箭雨，千里征骑叱红眉



炽翼千羽◎著



天



2008.12

天

天



【女儿当自强】

疾风白雷万箭雨，千里征骑叱红眉



炽翼千羽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笑/炽翼千羽 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7. 10

ISBN 978-7-80689-792-8

I. 一… II. 炽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41013号

一笑

YIXIAO

炽翼千羽 著

策 划: 光 南

责任编辑: 帅 云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

电 话: 0756-2639346 邮政编码: 519001

邮 购: 0756-2639344 2639345 2639346

网 址: www.zhcbbs.net

E - mail: zhcbbs@zhcbbs.net

印 刷: 湛江南华印务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mm 1/16

印 张: 30.5 字数: 405千字 插页: 4

版 次: 2007年11月第1版

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89-792-8

定 价: 44.00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笑



家国天下
浮华名利
儿女情长
缠绵悱恻
事事空
不若付之一笑

第一回

三月，正是桃花盛放的季节。

春雨方歇，空气中透着一股淡淡的湿意。笼在如烟杨柳间的精致楼阁里传出的丝竹裹着歌女的轻唱声，衬着街道两旁的花树下日里风雨的残红，显得越发靡靡。

一只素白的手轻巧地挽起帘子，让夕阳照入本已略显昏暗的室内，胡床上假寐的人睫毛微微颤了颤，随即睁开眼，墨色的瞳看向天地交接处的一朵金边彩云，慵懒地伸了伸腰：“你就不能让我多躺一会儿……”

厅堂里一片笙歌作乐的奢靡，堂中的舞姬薄纱掩体，浅笑着恣意舞动，看得众人目不转睛。

平陵城守丰子元虽然还是陪着笑坐在一边，但额上早已沁出细碎的汗珠来，偷眼瞟一瞟正与艳姝调笑纠缠的男子，见他无不愉之色，稍稍放下些心。

这次锦绣王朝扩军，平陵划归镇南王军制辖属，这个叫宁非的男子是镇南王最得力的手下之一，代表镇南王前来平陵征兵。他费尽了心思要讨这位上使的欢心，若因为一名红伶摆架子而坏了他的心情，岂不是得不偿失。

一曲歌舞结束，细碎的珠帘碰撞声响起，盈盈走进一名明艳的小婢，拢手下垂，头微低，膝着地，行了一个拜礼：“小姐正与好友论琴，不方便离开小院，大人若要见小姐，还请移步清源居一叙。”



丰子元长出口气，含笑站起：“宁大人，请。”

“我没兴趣了。”宁非漫不经心地回答，专注着怀中的艳姝。

丰子元一急：“大人可是动气了，其实……”

“再是清傲，不过是装腔作势的表面功夫，说到底也只是个娼妓而已！”宁非唇边挂着一抹意味不明的笑，“若真那么孤高，又怎么会堕落到过这皮肉生涯？”

一旁静静立着的小婢忽然开了口：“若没有大人这等贵介公子的追捧，清月小姐又怎会名满平陵。”

厅里忽然安静下来，所有作陪的客人都在偷偷地看宁非的脸色。

丰子元不及出言责骂，宁非忽然微笑：“好，一个下女已得如此——引路吧！”

踏入小门，见到的便是一个秀雅的院子，昏黄的灯火与花树相间，很是悦目。

转过一处回廊，扑面就是一阵清爽的薰香，宁非不由得做了一个深呼吸，只听得院侧一间房中笑语声声，其中一个低悦的声音格外突出：“雪影今日心情颇好，你还不快求她帮你将上次那谱子修一修，不然，下次堂会的时候……”

声音虽轻，听在宁非耳中却如雷响一般，他推开前面引路的小婢，一个箭步撞进房间，惊得房内数名女子一同惊呼起来。

待看清楚房内之人，宁非也愣住。

其中一个女子本是懒洋洋地倚在一架贵妃椅上与其他人谈笑，见有人突然闯进，眼中露出一丝锐凛，在看清宁非面目之后，只有瞬间的错愕，随即又恢复了正常，含笑问道：“公子也来听琴？”

不等宁非回答，一旁原在抚琴的女子已经恼怒地立起，插腰叱道：“你的礼貌给狗吃啦？进门用撞的！”

宁非却不看她，直直地看住那个躺在贵妃椅上的女子，长发瀑散，笑意浅浅，一件宽大的罩袍将全身曲线遮得严严实实，全身无一件首饰——是她一贯的作派。可是，为何她会在这里？

“你……”

迎着他打量的目光，她站了起来，一步步走过来，堪堪停在他身前：“妾身清艳，公子要听曲还是下棋？”见宁非呆愣，她露齿一笑，指向通向内堂的一扇绣门：“还是想早些歇下？”

空气仿佛都凝住了，接到她示意的目光，先前弹琴的女子气呼呼地收起桌上的古琴，带着其余的几名女伶很快地退了出去，连追进来的引路小婢都被关在了门外。

“一笑，你怎么会在这里——我们都以为你死了，你竟然在这里。”宁非紧紧握住拳头，生怕自己一个冲动上去将她勒死。她狡黠地眨了眨眼，主动勾上他的脖子，甜蜜地在他的耳边问：“我是活着，怎么了，打算将我绑回去治罪么？”

宁非震了震，出其不意地将她一推，她踉跄着跌回贵妃椅，反而就势躺下，眯着眼看他：“多年不见，你还是那么粗鲁。”宁非咬牙看她：“真是不敢相信，你……你为什么会堕落成这样！”

她含笑把玩着发梢：“人生苦短，若不及时行乐，或许就真的有今朝没明朝了——对了，我问你，他有没有想过我？若有，你可要叫他来看看我，看在旧日情分上，我不收他的度夜资……”

深呼吸几口，宁非紊乱的气息终于平复下来，深深望了她一眼，一言不发地向外走去。拉开门的那一刹那，她唤了声“宁非”，他动作一顿，她压低了嗓音笑问：“你——真的不要我？”

“咣”的一声门响，他砸门而去，背后传来她放肆的笑声。

疾步回到大厅，他叱退了歌舞，吩咐丰子元：“去把花间阁主给我找来！”丰子元看他神色有异，也不敢多问，急忙去了。

不一会儿，一个中年男子小跑步跟在丰子元后面朝花厅赶来，未等他在面前立稳，宁非劈头就说：“我要替清艳赎身，你开个价！”

周围响起一片抽气声，但无一人敢提出异议，男子愕然回道：“回大人话，清艳系自愿入阁的，七年来并未签下任何文书，若大人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宁非跺脚叫了一声不好，众人还是莫名其妙，他的身

形已经掠出花厅，不一会儿又折回，满身怒气地坐回原位。

一阵沉默之后，宁非微笑起来，转而看向众人：“你们怎么这么安静，一个宴会不热闹怎么叫宴会呢？”

怔了片刻，众人才从僵硬中恢复热络。

他方才瞬间的暴怒与突然间的收敛，令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禁不住疑惑万分，却又不好多问。

宁非将方才一直抱着的艳姝召回身边，神情间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只是眸底偶尔闪过一丝情绪。

如当初的消逝一般突然，她出现在他眼前，却又马上消失无踪，只有因她的碰触留在衣襟上的幽香还在提醒他，那不是梦境。

要尽快通知殿下。

却猜不出，殿下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会作何反应。

付一笑一身银辉流纹的雪纱袍，松松绾起的乌发上簪着一支水蓝色的琉璃钗，赤足立在窗前，如仙般静逸。

一个女子推门进来，一抬头发现她立在窗前，唬得一哆嗦，以手掩胸嗔道：“怎么人在房里也不点灯，看黑灯瞎火的，我以为你又野出去了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拈起火折将烛火一一点燃，灯火晃动间，竟是弹琴的那个女子。

走回桌边支颐坐下，一笑懒洋洋地说：“雪影，快到中元节了，你再不回去，凌叔怕要来这里拿人了。”雪影将火折招灭，坐到她身边：“和我一起回去好不好，要是我一个人回去，爹怕就不肯再放我出来了。”

一笑嗤了一声：“不要装得那么可怜，只要你将剪子往脖子上一端，凌家谁敢说个不字？”雪影当即柳眉倒竖，攥起拳头用力捶她：“你总是提那些陈年旧事来糗我，总有一天我恼了，回去以后便不再出来了！”

一笑故作惊恐地闪躲，憋着嗓子学着戏台上旦角的腔调拖长尾音假哭道：“相公，你好狠的心啊！”雪影终于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：

“真是个一等一的无赖！”

笑了一会儿，一笑渐渐敛了笑容，轻声道：“我知你担心——你赶快回去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”雪影吓了一跳：“你别骗我了，都躲了那么多年，突然被他们发现你在这里，不想方设法的抓你回去才怪呢！”

一笑不语，良久才道：“我准备去麓城。”雪影惊跳起来：“你疯了？哪有自己送上门去的道理——你还想再跳一次悬崖吗？”

一笑摇了摇头：“有些东西若不当面说清楚，我心里的毒瘤，便永远也没有办法拔除，躲，终究不是办法。”

雪影看她半晌，叹了口气，站起身来，一笑扯住她衣袖，仰头看她：“你到哪去？”“你那银弓怕都已经锈了，我去帮你擦一擦。”雪影说着，头也不回地走出去了。

一笑的眼光从雪影渐渐隐没在黑暗中的背影上转回来，落在挂在墙上的那把长弓上，低笑着自语道：“都已经四年没用了呢，是该锈了，可是，弓在这里，你要去哪擦啊……”

安静的室内，只剩烛花偶尔噼啪的爆响。

第二回

麓城猎场上，一个少年策马追着一群狂乱奔逃的黄羊。只见“他”俐落地搭起手中的弓，弓弦一响，箭矢破空射去，一只黄羊应声而倒，场边顿时响起喝彩声。

“一笑若生为男子，怕早已超过我们了。”宁非赶上几步，迎上策马奔回的一笑。萧未然跟在后面笑道：“若她是男子，也不知道要害殿下为她多操多少心。”

十七岁的一笑，身背长弓箭矢，眉目间全是英气，脚方沾地，她

未对宁非和萧未然多看一眼，冲着他们身后的人便叫：“弓拿来！”

夏静石缓缓地抬眼，对上她墨黑的眸，那双深不见底的眸，恍若梦中惊起一泓秋水的滟，惊落一场繁花的红——他轻扬起一个嘴角：“如你所愿。”

其实，那弓本来就是送她的，只不过一时兴起想要逗逗她，才提出要在五息间射倒一头奔兽才能给她。

看她眉开眼笑地接过闪闪发亮的银弓把玩，萧未然捏了捏她的脸：“你这丫头，一点礼数都不懂，怎么对殿下也这样呼三喝四的。”

“你好啰嗦啊——殿下又不介意。”她将手中的弓一甩架回肩上，转身奔向宁非，“宁非，快陪我去试试新弓！”

宁非刚将马缰交回她手里，身后传来急促的马蹄声：“殿下，各位大人……”一名王宫侍卫朝他们快速地奔驰而来。

夏静石一改方才的温和，眯起的黑眸闪烁锐凛：“出了什么事情？”侍卫策马奔到近前，纵下马背，利索地跪倒：“圣帝陛下有旨意到，请殿下速去迎旨！”

夏静石微一点头：“知道了，本王这便回去。”说着，他转眼看向身后三人：“你们也来。”

一笑虽然很想先去试新弓，但夏静石的话于她而言是不能违抗的命令，只得快快地随着宁非和萧未然一起翻身上马，跟在夏静石马后向王城驰去。

她出生在锦绣王朝有名的文臣世家，母亲只是付家的一名下女，没什么地位，也没有人在意她，所以她成日与男孩子们厮混在一起，养成了爽朗的个性，更与宁非结成了莫逆。

宁非从军之后，将她引荐给镇南王夏静石，之后的那次武技大会，她以一手出神入化的神射技惊四座，也赢得了镇南王的赏识，虽是年幼，却也被破格录用，投效在镇南王帐下，做了一名校尉，战乱平息后，又擢升为都尉。

数年来，她的目光总是崇敬地跟随着夏静石，仰慕他举手投足间流露的高华，心仪他散出的每一分气度，为了能一直呆在他身边，她

拒绝了多名年轻军将的追求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上门的媒人越来越少，她也不以为意。

可夏静石却总是淡淡的。

不光对她，他对所有人都是一样，时而亲近时而疏离，但这些都不曾吓退她，只要能让他展眉，她甘心倾尽所有，她也不知道自己最后情归何处，只是想这样伴着他。

“……钦此！”传旨官拖出一个长长的尾音，笑眯眯地将圣旨折拢，“小臣听说这次联姻，是戏阳公主指名要嫁给殿下呢——就连敌国的公主也为殿下的丰姿所倾倒，殿下真是……”

“这旨意不能接！”跪在后面的付一笑忽然跳了起来，吓得传旨官一个激灵。“一笑，不得胡闹！”萧未然瞥了一眼神色不明的夏静石，率先出言制止。

一笑仍倔强地立着，一双大眼怒气冲冲地瞪视着传旨官：“殿下这些年为了边陲的事情，几日不合眼都是常事，现在好不容易战事平复了，才得过几日安生日子，圣帝居然要让他和敌国联姻！不打仗就没利用价值了是不是？”传旨官结结巴巴地斥道：“大、大胆……”

“臣，领旨谢恩！”这边闹着，那边夏静石已端正地叩下头去。“殿下！”一笑惊呼声中，他淡淡向传旨官一笑：“本王治下不严，倒让圣使见笑了。”视线转回一笑身上已变为严厉：“付都尉顶撞圣使，领罚军棍三十！”

“殿下……”宁非惊跳起来，“一笑自小口无遮拦惯了，求殿下念她是个女子，免了这顿罚吧？”

夏静石还未开口，一笑已经冷笑着顶了回去：“求什么求，是不识好歹，差点坏了他的好事……”

“加到五十！”他的眼不悦地眯起，锐利地看向还要开口的宁非和萧未然，“谁敢再为她求一句情，便是七十！”

一旁的军士已迟疑着走上前来：“付……付都尉……”付一笑转头怒叱：“付付付付什么，不就是五十军棍，结巴什么！我今日若叫一声

痛，付一笑三字从此倒过来写！”叱罢瞪了夏静石一眼，大步向校场走去。

夏静石无动于衷地转过身，对还有些反应不过来的传旨官微微一笑：“本王还有些军务需要处理，这便不陪了——来人，领圣使去偏殿休息。”说罢，丢下急得干瞪眼的宁非和萧未然朝后殿去了。

宁非顿足道：“一笑从小就是这样，脾气犟起来气得死人，殿下还偏跟她较劲……这五十军棍下去，铁打的身子都要十天半月起不了床，一笑又怎么受得了？”萧未然沉吟片刻：“我们一起过去为一笑求个情吧？”

宁非大惊，将已经迈步的萧未然死死拖住：“你疯了，这要害死一笑的！你没听殿下说，谁再求情便加到七十。”萧未然瞪他一眼：“你才疯了，方才殿下的话是说给那传旨官听的，不然那官要较起真来，抗旨之罪和蔑视圣差之罪，一笑能扛得起哪个？”说着挥开宁非的手，朝夏静石去的方向追去。

一笑死死咬住指节，强忍着痛，不停告诉自己千万不要掉下泪来。

从小到大，哪里有人这般责打过她，更何况还是在那么多人面前，而心里的痛却更胜过身上的痛。

他竟要娶亲了，娶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，那个女人没有随他打过仗，没有陪他守过夜，没有帮他裹过伤，没有为他杀过人……

也许那个女人除了显赫的身世之外什么都没有。

“十五，十六，十七……”执军法的校官一板一拍地数着。

十七，她都十七岁了，宗族里同龄的女子在这个时候已经为娘了，再不济也有了一位相敬如宾的夫君，而她呢？她为了能守着他，成日跟在一群大老爷们身后摸爬滚打，与他们一起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，几乎都忘了自己还是女儿身啊！

忽然板子不再落下，面前也多了一双青缎的锦靴。

他来了。

一抬头，对上夏静石似笑非笑的眸，“怎样，知错了没有？”一笑

扬起倔强的脸庞，“臣，什么字都会念，就是不晓得那两个字怎么发音，殿下！”她蓄意加重开头的字，冷笑着，以为他会动怒的，却听到他轻轻地笑，“好一个嘴硬的丫头——算了，念在你这些年的功劳，余下的板子就免了吧。”话音刚落，一笑便给宁非从凳上揪了起来，牵动了伤势，疼得龇牙咧嘴。萧未然在背后无奈地提醒道：“轻一些呀……你还真当一笑是铁铸的。”

第三回

趴在床上让侍女为她上药，一笑还不时哀声喊着“哎呀！轻一些……”，好不容易折腾完了，上药的人和床上趴着的人都已经是一身大汗。侍女扯过锦被小心为她盖好，礼了一礼便迅速掩门退下了。

恍惚地趴着，一笑听到门响，头也不回地嘟囔道：“能不能不盖被子，这被子重得铁块一般，压得我伤口好痛呀！”

静默了一会儿，身后传来夏静石的声音：“本王还以为一笑是不会痛的。”

“哎……”一笑一激动从床上弹起，又哀叫着趴下，恨恨地说：“殿下下来瞧我笑话吗？”

夏静石缓缓走近，将一只瓷瓶抛在床褥间：“这是上好的化淤膏，早治好早起床——我给你那张银弓还未试过，不知你趁手不趁手呢。”听他言语温和，一笑几乎忍不住要哭出来，咬住指节硬将眼泪逼回肚里。旁边人影一晃，咬在齿间的手指已经给他抽出：“看你，都咬得发紫了，还下死力咬，你是真不知道痛还是假不知道痛。”说着，夏静石拔出瓷瓶的塞子，用手指挑了些药膏为她细细抹在手指间，“你啊，就是太冲动，昨日若我不罚你，传旨官回去向圣帝参你一本，可就不是

吃板子的事了。”

她呆呆地望着他的侧脸，飞扬的眉不失柔和，挺直的鼻彰显凌厉，一双鹰般锐利的黑眸，单薄的唇却常常含着微笑。可听人说，薄唇者薄情呢——她忽然抽出手抱住他的腰，将头埋进他怀里：“殿下，不同意联姻行不行？”

夏静石没有立即推开她，只是轻轻拍她后背：“又说这样的话，昨日挨的板子还少么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她不顾身上的伤痛，一口气喊了出来，“一笑愿给殿下做妾，做奴，做婢，只求殿下不要去呀！”

夏静石嗤地笑了一声：“你倒不贪心，最多想到做妾——好了，别再玩笑了。圣帝旨意已下，等你伤好，就去帮着未然他们替本王整理行装，最多半年，本王便要出发去夙砂了……”

“没有开玩笑！”她固执地收紧手臂，“一笑三年来一直仰慕着殿下……”

夏静石的手顿时停在她背上：“你心里明白，这些年来你与本王一起出兵放马，出生入死，你把本王当成哥哥，本王也只当你是妹妹。”

一笑冷笑着打断他的话：“恐怕只有殿下如此认为，一笑向来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忽然被夏静石重重地拂开，摔到榻角。突来的撞击，一笑痛得紧抓着锦被，却硬咬着牙没有叫一声痛，仍仰头希冀地看着他：“殿下现在要了一笑都可以，只求殿下不要娶那个什么公主……”

“付一笑，你不明白吗？”夏静石幽深的眸子将她从头看到脚，“本王不需要任何的羁绊和枷锁，而以你的执著和过人的天分，将这两项箝制加重的程度又岂是羁绊枷锁这两个词可以形容的？这，便是你与本王之间最大的不可能。”

一笑不甘心地低喊：“可是，一笑是真心爱着殿下啊！”

“真心？”他微笑，眼底没有一丝温度，“爱或是不爱，都是你自己的事，与本王何干？”说罢将手里的瓷瓶掷回被面上，径自出去了。

一笑闭上眼，感觉心缓缓地裂开，尊严被践踏成碎，片片寸寸悬在睫毛上随她的泪颤抖滴下。

痛，刺骨的痛，哪怕是在战场上负伤，都未曾有过这般剧烈的痛感，死了或许也比现在好，低贱与无耻的自厌，赤裸的羞辱与一颗备受凌戕的真心。

“一笑，别耍小孩子脾气。”萧未然温言相劝，付一笑仍是手脚不停地收拾着东西。

“给殿下罚一次有什么要紧，我和未然不也给罚过？”宁非也努力在劝说，一笑瞪了他一眼，绕过他去拿桌上的箭匣。

“唉！”宁非阻住她的手，“你再等一会儿，我已经派人去请殿下了，我们劝你不听，殿下的话你总听吧？”

一笑终于停下动作：“他知道我要走，他是不会来的。”

萧未然疑惑地问：“殿下知道？你怎么知道殿下不会来？”

“嗯”一笑应着，取过箭匣缚在背上：“我已经向他辞官，他也准了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！”宁非急得团团转，“殿下怎么可能就因为这点小事就让你辞官？”

一笑不语，萧未然看她微黯的眸子，略了解地止住宁非：“好了，别劝了。”

宁非顿足道：“一笑是我荐进王营的，你不也总说她天赋难得，若不劝，难道要看她这样离开？”

说话间，一笑已经收拾停当，抓过悬在墙上的银弓背好，转身已是平日里笑嘻嘻的样子：“好了，从此不用再成天闻你们这些大老粗的汗味了。”走到二人身边，当胸一拳捶了一拳，“别臭着脸，何时告假回家，不还是一样的能见到我——我还没喝你们喜酒，别让我等太久啊！”说完潇洒地挥了挥手，大步走了出去。

四个月后。

蜿蜒的盘山路上，三百黑衣黑甲的禁卫簇拥着一架高大的车轿慢慢地前行，队伍最前的大旗上用金色丝线绣着夏字，这便是锦绣王朝

出发前去凤砂国迎亲的队伍。

帘幕隔出的宽大空间中，夏静石微闭着双眼倚在垫褥间，手中还执着一卷看了一半的书册。

宁非策马从队伍前面奔回：“殿下，过了前面一个峡谷便接近凤砂国境了，凤砂国送亲的兵马应该已经守候在边境上。”夏静石并没有睁开眼，轻轻唔了一声，宁非一声告退，又折返回自己的岗位上。

从前行军都是付一笑做前哨，萧未然随中军，宁非垫尾。付一笑负气辞官之后，空下的都尉之职他也没有再提拔新人去填补，所以此次出行只能调宁非做前哨，其余事情全部交给了萧未然。

思及一笑，夏静石皱起眉，也许那日所说的确实重了些，当她伤好之后跑来说要辞官回家，他以为她只是赌气，想都没想的同意了，谁知第二天她真的交上印信与袍服，离开了麓城。

她离开那日，他就在城楼上看着她，若她回头，他定会派人前去将她追回，谁知那个倔强的丫头却始终没有再向麓城看上一眼。

一笑同宁非、萧未然一样，可以是忠心耿耿的下属，可以是出生入死的伙伴，甚至可以是交付性命的朋友，但若要将这份感情强加入一个爱字，让他怎么接受得了。

爱是一个披着华丽外衣的妖魔，用美丽的服饰掩饰它本身的丑恶，当它向你慢慢走来时，你整个人都会被它迷惑，甚至伸出双手迫不及待地迎接它，可一旦它将你的心偷走就会露出本来的面目，不管你的伤心，不理睬你的哀求，渐渐地离你远去——与其再伤一次，不如服从圣帝的安排，娶了凤砂国的戏阳公主，换取两国间长久的太平吧。

一声尖锐的哨音划破长空，夏静石双眼一睁，闪电般挥开低垂的帘幕。

一名骁骑都尉快马奔来：“殿下，前方遭遇埋伏，对方人数不明……”话未说完，飏一声飞来一支羽箭，贯肩而过，巨大的冲力将他的身体撞落山道，马匹受惊，唏嘶一声嘶鸣，发狂地拖着缰绳朝后方跑去。

目光落到军将背后透出的箭尾，夏静石瞳孔一缩，抬眼向羽箭飞